

宋文憲公全集

冊九

卷之三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十一

致政謝恩表

臣聞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者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勅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儒臺繼陞右史侍經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爲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璲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粲然奎璧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之可盡述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

致政謝恩箋

近者欽蒙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辭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

朋一時畢會相與歎慕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大德殿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古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閒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懼誠慄頓首稽首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之難也臣雖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覆憲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昌辰忝以文墨事上授經青宮當侍講禁林之日特膺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侍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遺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制書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夐絕前比深懼無

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勒石冢前一以侈上賜
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元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
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爲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
而穴處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饒決不
能復之以爲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衣以定其分鼎彝罍爵以稱其用門與
屋漏以嚴其居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今狃於久安
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魯瞻笑曰非是
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爲尤
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
五十丈相傳以爲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涼草觸目悽
然輒彈指歎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迅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
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爲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
行之厲是足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
公之爲人外謹懦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爲唐代名臣較之同
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

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
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
獨私於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
古之人以道德爲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
公焉人而不爲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
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
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恆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
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
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子夙夜究心於
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己復古
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
魯瞻毋以余言爲誇而棄之元佐名某以經學教授於鄉言行有師法魯瞻學
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蓋凜然云

雙桂軒記

濂侍經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爲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
姓兄弟也彥良閱謂濂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司六察或帶閣

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爲攀桂里會宋亡爲元業
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冢曰慎介曰全今
逢盛時復嗜學不厭思欲趾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章雙榦直上始合於一
又復歧而旁達妍茂紛蕤香滿戶庭私竊以爲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
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慎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爲木
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爲喻蓋俗傳月中有桂桂苟
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
元豐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俠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
桂非惟新定之爲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焉曰璿曰璵陳忠肅公之弟子
也紹聖崇寧閒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又以
名其堂則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爲多其在楚
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他芬香之物足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
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庸詎知雙桂不爲二子之祥乎今慎也端毅
自持而辭章俊麗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馴而致之
二倪兩蔣之間學直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未見其爲難也然而
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以科目發身聞譽隆蔚達於遐邇至
於彥良猶且不墮其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倏榮忽悴父不

能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爲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爲彥良喜楊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濂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爲記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爲善士生子男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旨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爲請夫益之爲卦其象爲風雷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爲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舍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有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豔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軌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羣從之閒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閒又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畫於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老矣秋髮續紛而垂領矣

尙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閒見問學之優廣者質實而無僞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褊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脫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他知益之爲象若此自近而及遠期終身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爲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尙何言儻或東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勒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邃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於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慎旃哉

觀心亭記

昊天純佑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人流臻於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於宮城上設甓爲墉塗以赭泥中寶黼坐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擲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其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純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曰敬曰仁曰誠皆中心所

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爲一祥形敷正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旣承詔旨輒稽古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啖如恆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爲驩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載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嬖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

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有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爲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爲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熒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尪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具足之樂矣得不爲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爲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己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娶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鐘之鏗鏘剪毛羽之紛蕤者比比有之其能爲仲賢撰爲賦頌矣乎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埜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約之妻埜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於埜然王氏愛妙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寘薪山若干畝蔬畦若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今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早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瑩妙清以無嗣留瑩於左右延泰不華爲贅壻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愛之甚教育備至不翹其己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

約諸孫淵以女善歸之妙清閒言於埶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所畀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爲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父母舅姑而野仙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於牖下亦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樓二宗耆老成人造爲券書俾二宗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埶之季弟朴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閑復集二宗而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之族固爲其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母之考妣爲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爲外舅姑女子之子爲外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爲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爲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卜同宗以爲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濂自幼與野仙爲同門友相得甚驩一旦攜杖踵門屬濂爲之記濂因不辭使鐫諸樂石山田之屬其步敵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禮蒙古人

以才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爲蘇州某鎮巡檢云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瑟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古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祕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爲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唯復古嶽沼徽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布爪指其初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剗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爲櫝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闔廬爲人所攘已而還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畎奪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巵匜棬之屬爲貪者所竊四方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爲雷威所斲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爲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寶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遽少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

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動一靜儼如有赫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爲讀書地也閒來徵余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沴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爲春妍冰玉其葩一塵不縕仲孚歎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游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己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游氣冉冉兮將汎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爲神驂青鸞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徯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翛翛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徯兮珮珊珊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擣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閒方滴露研朱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瞿然而歎曰我等其有教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亡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汎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

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爲之樞紐乎問諸兩閒兩閒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局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元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爲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患而不忘者爲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爲承勅郎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閭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恆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游三山乎抑精神流行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爲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爲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鐘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慘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爲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爲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爲其嘗藥今

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閒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
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猶愈於濂乎爲子
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爲永思也
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
貴富累於千金貴爲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
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說願爲
子陳之夫爲孝子者不當爲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
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
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蒞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
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鞠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斂且
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
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
死矣乎出言之閒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
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
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
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濂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俾記諸堂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詣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爲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爲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祕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於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州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銑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興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興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卽中堂分爲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爲之記元季毀於兵興祖哀慕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樵谿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於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閒計者五錢以貫計者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醪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允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爲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於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